皇清經解續編

ロ仁 12
698
248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
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
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
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
史所載及漢百家箸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
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
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仲春福州陳壽祺識於三山之遂初樓

魯詩遺說攷自序

漢書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終漢之世三家竝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旣亡而魯詩不過江東其學

遂以寖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以資攷證佚文而采摭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鄭君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說何休公羊傳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採爲魯詩疏漏尚多其餘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氏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祇此殘碑所有其文雖與毛氏同亦當備載之俾得據以考證不宜取此而棄彼也喬樅幼承庭訓稍長治三家詩先大夫因出所撰三家詩遺說命卒其業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章章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向爲治韓詩未足徵信攷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著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

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氏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子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藑茎注引詩山有藑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楊賜所奉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卽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

烏啄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證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喬樅敬承先志次第補緝成魯詩遺說攷六卷其齊韓二家采綴粗就尚當細加稽覈別爲篇帙然距先大夫棄養之日於今五年每撫昔時所授遺編手澤猶存音容已邈掩卷愴然不勝風木之感云時道光十有八年戊戌秋九月福州陳喬樅序於蕙修蘭實之齋

魯詩敘錄

子夏

曾申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李克

孟仲子 鄭康成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根牟子

陸璣毛詩草木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喬樅謹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閒人大毛

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序錄所紀一云者即陸璣草木疏之說陸德明意似以徐整爲正整亦吳太常卿與陸璣同時先後者璣以大毛公爲受自荀卿於古傳記無所徵證而申公魯詩傳自浮邱伯爲荀卿再傳弟子具載於漢書章章可攷則陸璣所紀子夏傳曾申云云當爲魯詩授受源流確然無疑書缺有閒篇簡斷佚失次後人遂以此節屬之毛詩耳今故綴之而列於前云

荀卿史記索隱曰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應劭風俗通義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爲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

浮邱伯漢書儒林傳云齊人又師古漢書集注引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眾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邱子飯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夥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先大夫曰案包邱子卽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左氏隱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穀梁作包來禮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是其證也

申公史記儒林傳敘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名徐廣曰一作陪張守節正義曰申姓培名公其處號也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及王郢卒申公歸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今上初卽位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其治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

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楚王戊立申公歸魯居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　又楚元王傳元王既至楚以申公爲中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薨宗正上邳侯郢客嗣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

穆生

白生　漢書集注引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楚元王劉交

漢書楚元王傳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好詩諸子皆

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子郢客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卽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執爲宛朐侯調爲棘樂侯

楚夷王劉郢漢書云名郢客

漢書楚元王傳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吕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　又儒林傳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紅侯劉辟彊

陽城侯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媿不肯仕辟彊子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後爲宗正與立宣帝吕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吕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吕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

劉歆

劉向

五十一年薨

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仕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竝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卽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同心輔政爲許史及恭顯所譖下獄免爲庶人更生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成帝卽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論奏之天子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衞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以向爲中壘校

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
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
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
吕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
子駿少吕通詩書能屬文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
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復領五經卒父
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
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
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
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吕歆移書上疏深自罪
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
執政大臣爲眾儒所訕懼誅求出歷三郡守數年吕病免官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爲陳王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孝惠皇帝
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
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　又儒林傳申公弟子孔安國至
臨淮太守

周霸

夏寬

魯賜

繆生　史記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
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生所禮也

徐偃

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

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王臧

趙綰

史記儒林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卽位臧乃上書徵衞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

許生

大江公 晉灼曰大江公卽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

徐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眾最盛及魯許生免中 李奇曰免中邑名也徐公皆守學教授

王式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

爲昌邑王師昌邑王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諸博士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

韋賢

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爲人質樸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宣帝初卽位賢以與謀議

安宗廟賜爵關內侯邑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爲高寢令次子宏至東海太守次子舞陽魯守墳墓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嬴不如教子一經　又儒林傳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

邑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賞邑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韋元成

韋賞

義倩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字少翁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賢病篤門下生博士義禹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元成爲後賢薨元成陽爲病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奉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而丞相御史遂以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爲河南太守遷太常受詔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爲丞相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爲相七年薨謚曰共侯東海太守宏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亦年八十餘以壽終

張長安 李奇曰長安名

唐長賓

褚少孫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沛人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也

江公

漢書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邱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

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服虔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遁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游卿

王扶丁進士杰云陸璣草木疏王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符

許晏丁杰云陸璣草木疏亦云許晏爲游卿門人經典釋文序錄則云扶授許晏

漢書儒林傳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琊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陳留風俗傳許晏字偉君受魯詩於瑯琊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御覽四百九十六

辟廣德

漢書辟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薦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議論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廣德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凡十月免賜安車駟馬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龔勝

龔舍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有詔皆徵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以子博爲侍郎王莽秉政勝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爲光祿大夫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高嘉

高容

陸璣草木疏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以下疑有闕文爲光祿大夫孫詡以文任爲郎中以世傳魯詩知名王莽時逃去不仕

高詡案據陸璣疏則詡乃高嘉之孫也後漢書云曾祖父嘉誤衍曾字

後漢書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簒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卓茂

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麻算究極師法稱爲通儒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吕茂爲

太傅封褒德侯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魯丞

後漢書魯丞傳丞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丞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丞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丞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於人丞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再爲司徒以老病策罷年八十一卒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

魯丕

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期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徵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不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

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無令芻蕘以言得罪不遷侍中再爲三老年七十五卒于官

許晁

李業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晁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恥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業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閎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像

右師細君 章懷後漢書注云姓右師

包咸

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迺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

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淸苦特賞賜珍玩東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教授和帝

魏應

漢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陳重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拜侍御史卒

雷義

後漢書獨行傳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白上乞

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
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府同時俱辟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
守

李咸

謝承後漢書李咸自元章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
躬耕稼以奉養習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
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
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
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還所
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
家舊貧狹庇蔭草廬後漢書胡廣傳注

陳宣

謝承後漢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
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續漢書五行志注

李炳

謝承後漢書李炳字子然鄧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
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材除召陵令
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

蔡朗

蔡邕集蔡朗碑朗字仲明陳留圉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
不自遠並至元和元年徵拜博士遷河間中尉瑯琊王傅乃從

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
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年六十八永興六年卒

武榮

洪适隸釋漢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
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微靡不貫綜久游太學
藐然高厲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除郎中遷執金吾丞

喬樅謹案韋賢治魯詩事博士大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
孫賞以詩授元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此碑云榮
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魯詩之有韋君章句史所未著惟見
於是碑而已

魯峻

洪适隸釋漢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顏氏
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琛學爲儒宗行爲士表舉孝廉除郎中
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
邱令視事四年比蹤豹產化行如流遷九江太守有黃霸召信
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
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
細舉大權然疏發彈細五卿華夏祇肅遭母憂自乞服竟還拜
屯騎校尉以病遜位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
卒

喬樅謹案趙明誠金石錄云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
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冢前有石祠

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置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淮水經注誤轉寫爲烝爾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遺說攷一

魯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言魯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漢書藝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其卽申公之訓歟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太史公自敘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

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又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案史記敘傳自言講業齊魯之都子長宜習魯詩又儒林傳言韓嬰爲詩與齊魯閒殊似不深信韓氏且子長時詩惟魯立博士故史記所引詩皆魯說也

喬樅謹案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安國爲魯詩者也史遷所傳當是魯詩喬樅今卽以史記證之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據是以斷史記所載詩必爲魯說無疑矣

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補 凡喬樅所增緝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又儒效篇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遂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而不臧倍是而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補

又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補

喬樅謹案應劭風俗通義卷七云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

祭酒焉漢書楚元王傳云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孫卿爲名儒據此是申公詩學出於荀子荀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詩故訓傳所本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又案陸璣草木疏末敘四家授受源流以毛詩爲傳自荀卿陸德明釋文敘錄載徐整說以毛公爲傳自帛妙子上溯及子夏又載或說一云荀卿授大毛公陸意似以徐整說爲正徐亦吳太常卿與元恪同時先後耳二說無從定其孰是而魯詩授受源流則漢書章然可攷也

淮南王離騷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補

喬樅謹案淮南此語與荀子大意略同司馬子長作屈原列傳卽用淮南王語蓋皆述魯詩之義也

淮南氾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哀世之造也補

又詮言訓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哀世之風也故邶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邶補

喬樅謹案此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儒林敘傳說合據王充論衡引詩家曰周衰而詩作則知淮南之語本諸魯詩也

又說山訓欲學謌謳者必先歌羽樂風高誘注夫理性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補

後漢書魯丕疏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

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
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
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皐陶之所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
人文化成天下毋令芻蕘以言得罪
喬樅謹案魯丕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見後漢書儒林
傳

周南

關雎

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關雎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
其和也補

喬樅謹案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
儒林傳則所說詩義皆本於申公訓故也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
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
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
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
道之大倫也

又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又儒林傳敘周室衰而關雎作

漢書杜欽上疏曰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
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

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歌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案據李奇臣瓚注知杜欽習魯詩

劉向列女傳三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 魏曲沃負篇 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 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

案劉中壘列女傳皆魯詩

喬樅謹案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本傳雖不言其習魯詩然漢人最重家學知向所述必出於魯詩也又漢書藝文志云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志所載皆採七略之文其於三家詩言魯最爲近之益足證劉氏治詩之爲守其家學矣

又謹案列女傳夫人晏出朝句郝懿行安人王氏補注云夫

人二字衍文也文選李善注引無之

喬樅攷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則傳本有夫人二字非衍文也列女傳古有曹大家綦毋邃虞貞節注今皆不傳李善所引虞貞節語卽虞注列女傳之文又李善注引列女傳關雎豫見而今本列女傳作關雎起興與選注亦異王氏念孫曰作豫見者是也漢書杜欽傳贊言關雎見微後漢書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卽此所謂豫見也今本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妄改之耳王氏詩攷引列女傳尙作豫見

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言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案揚子以關雎爲康王時作亦魯詩說

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案論衡述詩家關雎說亦據魯詩

喬樅謹案論衡解篇言詩家獨舉魯申公是仲任治魯詩之明證

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曰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

案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

又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李賢注曰前書音義云是

魯詩

應劭風俗通義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子當夜寢蚤作身省萬機（文選卷六十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李注）

案以關雎爲康王時者皆魯說也

蔡邕靑衣賦關雎之潔不踰邸非（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同）

案伯喈用魯詩漢石經可證

張超誚靑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

孔氏大之列冠篇首（古文苑）

喬樅謹案此以關雎爲畢公作與論衡大臣刺晏之語相合

蓋魯詩所傳如此超字子並河閒人見後漢書文苑傳與蔡中郎同時又案路史高辛紀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暴公是畢公之誤羅泌之語卽本此賦也

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微（補）

喬樅謹案孟堅關雎見微之語卽楊賜所謂見幾而作也

又張衡傳思元賦曰偉關雎之戒女

案平子用魯詩觀東京賦說斯干與劉向合是其明驗也

關關雎鳩

陸賈新語道基篇關雎以義鳴其雄（補）

喬樅謹案陸賈時尚未有齊韓毛詩今採其說詩者附於魯

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淮南云云卽此義亦用魯詩也今本淮南子作不乖居也乖乃乘字之譌高郵王氏讀書襍志云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案淮南說林云鶖鳥不雙義與此同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廣雅曰乘耦雙匹二也不乘居者卽不雙侶之謂也

揚雄校獵賦王雎關關補

張衡思元賦雎鳩相和補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列女傳一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湯妃有娀傳補

喬樅謹案此義與毛傳異鄭君詩箋云言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說卽本魯詩據此知鄭君箋詩多用魯義范史特言從張荼祖受韓詩而不知其兼通三家也又案列女傳爲魯詩當作好仇爾雅注所引詩可證今本列女傳作好逑乃後人轉寫妄據毛詩改字耳

王逸楚詞九歌注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補

喬樅謹案臧鏞堂拜經日記言叔師楚詞注所引詩多與毛韓異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喬樅攷叔師引詩如好人媞媞荂荂公子之類顯與韓毛文異此詩窈窕毛

傳訓作幽閒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辭君韓詩章句亦云窈窕貞專貌見文選顏延之詩李注引又匡衡習齊詩其說窈窕淑女謂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義與毛詩幷同是知叔師所用信爲魯詩矣揚子雲方言云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閒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子雲用魯詩故與叔師說合毛詩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張揖廣雅云窈窕好也皆本魯詩說爾雅釋故仇匹也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一切經音義郭璞注詩曰君子好仇補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爾雅所載詩字訓義皆魯詩據釋故陽予也出魯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驗故舊注所引並用魯詩喬樅攷郭注亦多承用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等注徵引詩經皆魯今文往往與毛氏異郭注沿襲其文如射厭也引詩服之無射盱憂也引詩云何盱矣祓福也引詩祓祿康矣皆與毛氏顯異而陽予也注稱述魯詩薑荎注引詩山有薑與石經魯詩合尤其確證君子好仇毛詩作逑齊詩同魯作仇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相求之匹或疑孫本爾雅作逑字今詳正義下文云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則知孫注雖訓異而字仍同也

左右流之

爾雅釋故左右勱也郭璞曰勱謂贊勉詩曰左右流之補

喬樅謹案勱字卽勸之省許氏說文云勸助也

寤寐思服

爾雅釋故服事也郭璞曰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云服思之也魯義不與毛同鄭箋以服爲事

用魯詩之訓改毛也

左右芼之

爾雅釋言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拔取菜也補

喬樅謹案此魯詩芼之之訓也毛傳釋芼爲擇其義微異攷說文芼艸覆蔓也詩曰左右芼之玉篇覘擇也詩曰左右覘之本亦作芼然則芼字乃覘之假借耳說文之訓義與魯毛不同蓋用齊詩說禮記昏義言婦人將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卽覆之義也

葛覃

蔡邕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

代男女得平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

案蔡邕用魯詩此以葛覃爲婦人恐嫁失時之詩當亦魯說

喬樅謹案覃毛詩作覃攷禮記緇衣釋文儀禮鄉飲酒注燕禮注釋文俱云葛覃本亦作蕈知蕈字爲三家今文也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潭讀葛覃之覃又潯讀葛覃之覃字皆不從艸高氏亦用魯詩疑覃字是後人順毛改之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人謂

之黃離齊人謂之搏黍關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甯戚歌碩鼠之詩與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合又以鹿鳴爲刺上之作與蔡邕琴操合是其用魯詩說之證

爾雅釋木灌木叢木郭璞注詩曰集于灌木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樌木字又作灌下木叢生爲樌釋文同據陸本則注引詩當亦作集于樌木郭用舊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樌與毛詩異或本爾雅及高誘呂覽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字也 補

其鳴喈喈

王逸楚詞九思曰鶬鶊鳺鴰兮喈喈 補

是刈是濩爲絺爲綌

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此從釋文本 舍人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孫炎曰煮葛以爲絺綌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是乂本亦作刈攷說文乂芟草也或从刀作刈郝氏懿行云刈與濩配幷是器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昭注刈鎌也方言云刈鉤說文鉤作劂云鎌也然則刈者芟草之器因而亦名芟草爲刈也又濩字爾雅釋文云又作擭案毛詩正作擭即濩之假借詩正義引爾雅云云又申之曰以煮之於濩故曰濩煮非訓濩爲煮據此知孔氏所見爾雅本亦作是濩濩字是魯詩文爾雅本又作擭者後

人順毛所改也毛詩釋文引韓詩云濩鑊也則韓詩亦同毛而與魯文異矣

服之無射

爾雅釋故射厭也郭璞曰詩曰服之無射 補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古今字之異爾雅釋文云射字又作斁今爾雅注作斁字蓋依毛詩改之

王逸楚詞招魂注射厭也詩曰服之無射 補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告師氏言告言歸

案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其以魯爲主者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問難又出於魏應所以本書稱詩傳皆魯故也

歸寧父母

何休公羊傳解詁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徐彥曰自從也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寧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敘故也 莊二十七年 補

喬樅謹案據此諸侯夫人無歸寧禮則不以葛覃爲后妃之事與蔡邕說合邵公所述蓋出於魯詩故知者以隱五年解詁稱魯詩傳又桓四年解詁言君於臣有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引詩王曰叔父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說合僖四

年解詁言周公黜陟之事引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與白虎通巡狩篇引詩說合定八年解詁言璋爲郊祀天之玉引詩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與爾雅釋訓舍人注引詩說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證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之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曰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補

喬樅謹案申公之學出於荀子魯詩卷耳之說當本此義以淮南高註證之益可見也寘之淮南子引詩仍作寘彼與毛詩同

淮南俶眞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曰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滿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補

喬樅謹案高註淮南卽用魯義爲解

我馬虺隤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

我馬瘏矣我僕痛矣

爾雅釋故痛瘏祗顛元黃病也孫炎曰痛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 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云瘏詩作屠痛詩作鋪毛詩釋文云瘏本又作屠非痛本又作鋪同陸氏於爾雅釋文引詩葢據或本一曰疑是韓詩唐惟韓詩尚存也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勞兮我馬祗顛以元黃

王逸楚詞九思曰車軏折兮馬祗顛 逢尤篇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我馬祗隤隤古字通用

揚雄逐貧賦陟彼高岡

王逸楚詞九歎注瘏病也詩曰我馬瘏矣 思古篇補

云何盱矣

爾疋釋故盱憂也郭璞注詩曰云何盱矣補

喬樅謹案盱毛詩作吁傳云憂也郭注所引字與毛殊是據舊注魯詩之文釋文又云盱本或作忺吁盱疑皆忺之假借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劉向楚詞九歎曰葛藟纍於桂樹兮王逸注藟巨荒也纍緣也詩曰葛藟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陸德明釋文引同巨荒

今本並誤作巨苗易困卦釋文菹作荒不誤又多幽州謂之藩藟句臧鏞堂曰宋槧傳箋本載釋文作巨荒不誤據元恪草木疏末著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則雖以毛爲主爲之作疏而實兼取三家之說故釋葛藟與叔師所述魯訓合也又案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纍牛云纍讀如詩葛纍之纍注淮南時則訓犝牛云犝讀葛藟之藟誘用魯詩讀如詩葛纍之纍當作讀之藁二注文並脫譌

福履將之

爾雅釋言履祿也郭璞注詩曰福履將之補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尒疋釋訓繩繩戒也補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繩繩本或作慎同食蒸反作慎者魯詩之文也慎慎與兢兢義並訓戒字當作慎爲正毛詩傳云繩繩戒慎也蓋古文以繩爲慎之假借韓詩外傳九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亦取戒慎之義與魯毛說同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別爲一解蓋據齊詩

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列女傳二夫妻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楚接輿妻傳補

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補

喬樅謹案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引詩同
論衡宣漢篇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補
趙岐孟子章指兔罝窮處補
喬樅謹案邠卿以小弁詩爲伯奇作與王充論衡合以文王
詩殷士爲微子與劉向疏及白虎通合是用魯詩之驗此兔
罝詩毛序以爲后妃之化賢人衆多今攷文選桓溫薦譙元
彥表兔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詩曰肅肅兔罝喻殷
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說當本韓詩唐惟韓詩
尚存也又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顛于罝網之中授之
政西土服是此詩卽賦閎夭泰顛事三家詩說當必有据邠
卿用魯詩而兔罝窮處之語與劉向合則知魯說與韓詩同

義矣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苑復思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案說苑新序出劉向凡所引詩當亦從魯
呂覽報更篇詩云赳赳武夫公侯扞城高誘注言其賢可爲
公侯扞難其城藩也補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
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爲禦與此扞難之義
合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徐幹說兔罝詩亦本魯詩之義

芣苢

列女傳四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意且夫采采芣苢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頌曰宋女貞愨持心不傾喬樅案舊譌作願王安人補注云當作傾與下韻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母勸去歸作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喬樅謹案文選辨命論注及御覽七百四十引韓詩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也是韓說與魯詩同毛詩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別爲一義異於魯韓

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閒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

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
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筍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
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
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
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
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
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仙傳所載與文選注張平子南都賦左太沖蜀
七命注都賦江文通江賦張景陽
並引初學記卷七及太平御覽六十二又
略同說文嫳字下亦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逢二女嫳服荃
魯韓兩家於漢有游女之詩並舉此事爲證也揚雄羽獵賦
漢女水潛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子雲說闕雖用
魯詩可見此亦魯說又吳淑事類賦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
漢皋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卵二女解與之既行反
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而此傳無佩珠語當是傳寫闕逸張
平子用魯詩南都賦言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是其證也又
案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皋
見之聘之橘柚列女傳疑是列仙傳之誤

列女傳六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太平御覽引瑱作璜
璧也當從御覽而浣孔子謂子貢曰
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
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往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心譚

譚郝氏懿行曰譚譚蓋燂之借音耳說文燂火熱也作燂爲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王安人補注曰韓詩外傳地作汜此誤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補注曰授乃受字之誤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補注曰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補

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

王逸楚詞九思曰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補

陳琳神女賦曰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歎想神女之所游補

喬樅謹案此本皆用魯韓詩說

江之羙矣

許愼說文水部羙水長也詩曰江之羙矣補

喬樅謹案說文永長也引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以毛爲主而閒亦兼載三家義攷韓詩字作漾見文選登樓賦注所引辟君章句則此作羕者是魯詩也爾雅釋詁曰羕長也說與此同卽釋魯詩江之羕矣郭注乃云羕所未詳何其疏漏乎不可舫思

爾雅釋言舫栿也孫炎曰舫置木水中爲栿栈也補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尒雅舫字作方邢疏仍依經作舫字又引漢廣不可方思云舫方音義同方卽舫之假借也又陸氏釋文云汾樊本作栿詩正義引孫亦作栿與樊同惟邢疏引孫作汾字

言采其蘩

王逸楚詞大招注蘩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蘩

喬樅謹案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詩同也木言刈草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例之如采蘋采藻采蘩封采菲采芑采薇凡草之類皆言采其義尤合廣韻十九侯引詩亦作言采其蘩蓋摭三家之詩草木疏釋蘩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是蘩爲香草也元恪多采三家詩說

汝墳

列女傳二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大夫

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而已夫鳳烏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至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王安人補）注云案而迫於暴虐而能匡夫也兩而字疑皆衍文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怠勉爲父母凡事遠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赦君子（王氏念孫）云周當爲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證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又涉上文周南而誤

喬樅謹案魯詩王室如毀不作燬焜字與齊韓毛竝異王安人補注以爲如毀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斥言爲大夫傳箋皆然而正義引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焉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蓋本魯詩也

遵彼汝墳

王逸楚詞九章注水中高者爲墳詩云遵彼汝墳

爾雅釋地汝有墳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補）

喬樅謹案墳爲汝旁地名攷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汝陰爲夏侯嬰國漢書地理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漢書郡國志汝陰注云地道記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

周官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君釋墳爲水厓以介物爲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而言高者曰墳平者爲衍也墳瀆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瀆也郭璞爾雅注於汝爲瀆下引詩曰遵彼汝瀆其說非是據釋文云瀆字林作涓眾爾雅本皆作涓則瀆乃譌字耳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故與河爲灑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有瀆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灑諸水旁之地也李巡於江之下又云辭水厓水草交爲涓皆指水旁之地也李巡於江有沱注云江溢出流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亦當然是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景純本涓譌爲瀆遂誤例詩之汝墳卽爾雅之汝爲瀆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河有灑汝有墳注云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鄙道元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詩之遵彼汝墳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之汝爲瀆爲景純私改之本而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巡之注彼此異解昭然無疑也魏晉以來解經好自立說淹沒前義使古注善本淪喪無存如王弼注周易而孟京荀虞諸家之注廢梅賾作孔傳而伏賈鄭王諸家之注廢杜預注左傳而賈鄭馬服諸家之注廢爾雅自景純注出而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注亦廢矣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幸而百家引述其佚時見於他說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則片詞隻字其寶貴宜何如也

怒焉旦飢

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怒焉旦飢

案旦飢當是旦飢之譌旦飢猶朝飢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故云怒思也舍人曰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怒飢也李巡曰怒寤不食之飢也皆本魯詩之訓

麟趾

麟之趾

爾雅釋言趾趾也郭璞曰趾額也詩曰麟之趾 補

喬樅謹案趾毛詩作定傳訓義同尒疋釋文趾字又作定注同定者趾之假借毛古文作定三家當俱作趾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何休公羊傳解詁麟似麞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爲害所以爲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 哀公十五年 補

召南

鵲巢

蔡邕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補

喬樅謹案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新序雜事篇虎豹之居也厭閒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眾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補

采蘩

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 補

喬樅謹案潛夫論以鹿鳴爲刺詩與司馬遷史記年表蔡邕琴操高誘淮南注幷合又以行葦爲咏公劉詩亦與劉向列女傳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證然則此以采蘩爲怨詩者當亦據魯說也

公侯之宮

蔡邕獨斷廟寢總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 補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爾雅釋蟲阜螽蝗草螽負蠜郭璞曰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又曰趯趯阜螽 補

憂心忡忡

王逸楚詞九歌注忡忡憂心貌

喬樅謹案毛詩憂心忡忡臧鏞堂云忡忡三家必有作忡忡者廣雅釋訓忡忡憂也正釋此詩攷張揖多用三家詩其釋忡忡與叔師合蓋皆魯訓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說苑君道篇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能聞斯言也哉補

喬樅謹案據劉向此說則知魯詩之義不以草蟲爲大夫妻作也春秋左氏傳云鄭七子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與說苑好善道之說意旨相合當卽魯詩所本其義與毛氏異

爾雅釋詁遘遇也邵晉曰召南草蟲曰亦既遘止補

喬樅謹案遘毛詩作覯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於毛也邵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遘字爲正

我心則悁

爾雅釋言悁悅也郭璞曰詩曰我心則悁補

喬樅謹案釋文悁本又作夷攸毛詩我心則夷傳云夷平也夷悁古今文之異郭注引詩證悁爲悅是據魯詩之訓

采蘋

于以采蘋

尒疋釋草萍蓱其大者蘋郭璞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詩曰于以采蘋補

甘棠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

之詩

史記敘傳嘉甘棠之詩補

王褒講德論采詩以顯至德歌咏以董其文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補

喬樅謹案子淵論中引傳曰詩人感而後思云云與說苑貴德篇引召南詩傳文合當亦習魯詩者李善文選注以爲樂緯動聲儀文時魯齊詩久亡故李善但據樂緯爲證耳

揚雄甘泉賦曰函甘棠之惠補

潛夫論忠貴篇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哉補

又愛日篇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錯補

論衡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補

淮南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補

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補

應劭風俗通義一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補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說苑貴德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

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閒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漢書劉歆廟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見韋元成傳 補

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補

又巡狩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 補

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甘棠杜也詩曰蔽芾甘棠 思古篇

蔡邕劉鎮南碑頌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剪我賴其樠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勿翦韓詩作剗中郎用魯詩字當作翦與漢書劉歆廟議引同此作剗者葢後人傳寫從韓詩改之耳又說苑及白虎通兩引詩勿翦勿伐皆當作翦爲是

召伯所稅

爾雅釋詁稅舍也郭璞注詩曰召伯所稅 補

喬樅謹案稅毛詩作說釋文云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攷鄭
射禮注今文說皆作稅是說稅古今字之異毛古文作說三
家今文作稅

行露

列女傳四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
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
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
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
廟主也夫家輕理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
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
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頌曰召南
申女貞一修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致獄訟作
詩明意後世稱誦

喬樅謹案以行露爲申女作魯詩之說較諸家爲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見上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左傳宣元年正義引補

喬樅謹案服說與劉中壘合亦用魯詩之驗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
漢書谷永上疏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羔羊
儒林傳
案谷永用魯詩以文三王傳引中壽及本傳引閻妻定之
喬樅謹案漢書谿宣傳載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
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
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谷永疏舉羔羊詩
大意以喻行潔與韓詩章句言其德能稱潔白之性訓義正
合是魯韓說同
王逸楚詞九思曰士莫志兮羔羊注曰言士貪鄙無有素絲
之志皎潔之行也補

素絲五紽
爾雅釋訓紽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紽縫之界域也補
茇梅
茇有梅
趙岐孟子章句詩曰摽有梅摽落零落也補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摽作茇注引鄭氏云茇音
蔈有梅之蔈茇零落也說文受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讀
若詩摽有梅段氏玉裁注以毛詩摽字爲茇之假借孟子作
摽者茇字之誤丁公著孟子音義云茇白梅韓詩也唐惟韓
詩尚存故丁音義云然實則邠卿所引據魯詩文葢此詩魯
韓同作茇與毛氏文異蔡邕賦作摽梅亦後人順毛改字也

求我庶士

蔡邕協和婚賦摽梅求其庶士 補

迨其謂之

爾雅釋故謂勤也郭璞注詩曰迨其謂之 補

小星

肅肅宵征

王逸楚詞九歎注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 補

抱衾與裯

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璞曰今江東亦謂帳爲幬 補

喬樅謹案爾雅幬帳之訓正釋此詩幬字知魯詩作抱衾與

幬也邢昺疏言幬與裯音義同然則鄭箋裯牀帳也之解與

毛傳禪被義異蓋用魯訓又案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

易傳答曰今人名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

家詩說皆同

寔命不猷

爾雅釋言猷若也郭璞注詩曰寔命不猷 補

喬樅謹案猷毛詩作猶傳云若也訓義亦同

野有死麕

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麌其子麎其跡解絕有力豜 補

有女懷春

淮南繆稱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誘曰春女感陽

則思秋士感陰則悲 補

張衡思元賦處予懷春 補

林有樸樕

爾雅釋木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江河間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 毛詩正義 補

喬樅謹案樸樕材中作柱則非小木矣某氏用魯詩故與毛異訓今爾雅作樕樸邢疏以爲傳寫之誤

無使尨也吠

爾雅釋畜尨狗也郭璞注詩曰無使尨也吠 補

喬樅謹案無宋本作无字

何彼穠矣

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鄭元箋膏盲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

案賈公彥儀禮士昏疏云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喬樅謹案鄭君箴膏盲是據左氏說以駁公羊家說左氏與魯詩同一師傳然則此蓋魯詩之義也

騶虞

蔡邕琴操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道衰微禮義廢弛強淩弱眾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偪禮儀歎傷所說而不逢時於

是援琴而歌

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又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琴操蔡邕所撰邕用魯詩此說騶虞當亦本於魯故

彼茁者葭

爾雅釋草葭華樊光曰詩云彼茁者葭補趙岐孟子章句十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

案邠卿注孟子多用魯詩如以小弁爲伯奇作是主魯說之證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賈誼新書禮篇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以明貴也儐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案賈太傅時惟有魯詩此所說騶虞詩卽魯義也

爾雅釋獸豕牝豝郭璞注詩曰一發五豝補

說文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

喬樅謹案一毛詩作壹郭注爾雅所引與說文合皆據魯詩

又說文豝字兼載二義其以豝爲豕二歲之名蓋齊韓說
魯詩傳曰古有梁驕梁驕者天子獵之田也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又漢書班
固傳注同
許愼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驕虞天子掌鳥獸官
案此與賈誼新書以虞爲囿之司獸說合
左思魏都賦邁梁鄒之所著補
一發五豵
爾雅釋獸豕生三豵補
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
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與毛義異鄭君箋詩蓋據魯以改毛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八終

長沙王　賓
善化劉　鐸　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十九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國風二

邶風

栢舟

列女傳四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八字據范氏詩補傳所引增入）終不聽衛君使人慰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

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喬樅謹案衛宣夫人補注亦云此與魯寡陶嬰里云列女傳寡字誤作宣者形之誤耳說卦宣髮作寡髮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王宏夫人補注又云據魯詩說女以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親怒羣小見侮石席盟心摽擗悲吟觀其摘詞終託奮飛乃知此女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悕已

汎彼栢舟

揚雄逐貧賦汎彼栢舟

炯炯不寐如有隱憂

楚詞遠遊曰夜炯炯而不寐令王逸注憂以愁戚目不眠也

詩云炯炯不寐

又楚詞九章注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悲迴風

嚴忌楚詞哀時命曰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逸注言已中然愁怛目為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

補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見陸士衡歎逝賦生此作炯炯者魯詩與韓文異也臧鏞堂曰楚詞遠遊本亦作耿耿案叔師注云目不眠正釋炯炯字義而即引詩炯炯

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炯作炯者是也今注作耿耿猶儆儆引詩云耿耿不寐此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而遂以毛傳語竄入非王注本文哀時命仍作炯炯不寐可證也又隱憂一作殷憂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喬樅謂隱字亦得訓大劉向楚詞九歎曰帶隱虹之逶迤叔師云隱大也是其顯證大憂二字叔師注往往用之故靈懷篇心蛩蛩而懷顧兮注亦言己心中蛩蛩常懷大憂也九章悲迴風云孰能思而不隱兮叔師注引詩如有隱憂與呂氏春秋高注所引同則以殷隱二字音義並通也

高誘呂覽貴生篇注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 補

又淮南說山訓注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補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引詩耿耿當作炯炯此後人傳寫妄改之下又引詩寤寐無爲展轉伏枕此陳風澤陂詩文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歎皆傳寫者顛倒錯誤也

不可以茹

爾雅釋言茹度也郭璞曰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 補

喬樅謹案毛詩與尒疋訓同馬瑞辰曰茹訓食爲本義訓度者如之假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矣書如五器卽度五器也 補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說苑立節篇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所以越衆也 補

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袒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曳杖拖屨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補

又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守節不移雖有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四衛宗二順篇又引詩我心匪石二句文同

潛夫論斷訟篇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甯之志 補

王逸楚詞九辯注我心匪石不變轉也執履忠信不離善也 補

湛方生貞女解曰志存匪石之固

喬樅謹案湛方生晉時人貞女解引用栢舟詩語是據魯說

故與毛義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補

漢書韋元成傳儀服此棻棣棣其則李奇曰棣棣善威儀也詩曰威儀棣棣 補

朱穆絕交論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後漢書本傳注 補

喬樅謹案朱穆以伐木爲刺詩與蔡邕說合盖亦用魯詩王氏詩攷載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今本後漢書注引

仍作選字盖所見本有不同耳選算雙聲古文通用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可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荀子宥坐篇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補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喬樅謹案說苑至公篇引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二句文同

趙岐孟子章句十四詩北風栢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 補

喬樅謹案邠卿訓慍爲怒毛傳訓慍爲怒馬瑞辰曰毛傳慍

怒也怒當作怨正義云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又云我受小人侵侮故怨之也皆以怨釋慍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慍怨也之證倉頡篇慍恨也韓詩慍恚也恨恚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毛傳皆作怒蓋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注慍怨也何晏集解誤怒綿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並引說文慍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喬樅謂毛傳慍怒也與韓詩慍恚也其義相同說文云恚怒也怒恚也二篆互訓是其義同之證綿傳曰慍恚也正義云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爲恚此卽六書轉注之義釋文慍下云怒也容或陸孔本不同未可以慍訓怒爲字之誤也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憂慍悄悄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遘遇也詩曰遘愍既多

喬樅謹案遘愍毛詩作覯閔與魯詩文異愍今本楚詞章句作閔校云閔一作愍愍者是也又漢書王商傳贊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案遘閔亦當作遘愍班固幽通賦云考遘愍以行謠卽用此詩語班用齊詩然則齊魯文同矣

瘖辟有摽

爾雅釋訓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補

喬樅謹案辟卽擗之假借馬融笛賦云捐膺擗摽張景陽七命云覬覦爲之擗摽卽用詩語字皆作擗古今文之異耳爾雅釋文云辟宜作擗詩曰瘖擗有摽又毛詩釋文云辟本亦

作擘玉篇手部引詩正作𢆶擗有摽可證也陸氏所引荅据韓詩又說文云晤明也引詩晤辟有摽亦三家之異文

王褒九懷思忠篇寤辟摽兮永思 補

不能奮飛

張衡思元賦栢舟悁悁忩不飛

綠衣

法言吾子篇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補

高誘淮南精神訓注逸讀詩綠衣之綠 補

喬樅謹案揚雄高誘竝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綠衣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綠衣爲褖衣之誤其義獨異疑本之齊詩

據禮家師說爲解也

列女傳八班婕妤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補

燕燕

列女傳一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定姜送歸作詩思愛慈惠泣而望之 母儀傳

案坊記引此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注云畜孝也獻公

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釋文曰此是魯詩攷列女傳此詩爲定姜送婦而作獻公無
禮之事不涉作詩列女傳皆用魯說顧與鄭君記注頗不合
魯字疑誤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多述齊詩說釋文魯字疑齊之誤蓋
此篇魯齊同以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說以爲送其婦歸
而作詩齊以爲幷爲獻公無禮而作詩也王氏詩攷以此記
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說詳齊詩遺
說攷

遠于將之

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遠于將之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將爲行鄭箋云將亦送也蓋用魯義申毛

佇立以泣

王逸楚詞離騷注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大司命注引作竚立補

其心塞淵

蔡邕崔夫人誄塞淵其心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見前列女傳
喬樅謹案畜毛詩作勖傳云勉也勖字蓋卽畜之假借馬瑞
辰曰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禮記祭統云
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孟子云畜君者好
君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與孝古皆讀

若朽好讀若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爲孝凡通言善亦曰孝故孝又爲愛好之通稱以畜寡人猶云以好寡人耳

日月

列女傳七宣姜者齊侯之女衞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宻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篇魯詩之說與毛詩迥異而於史記敘衞事爲合衞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爲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白旄者殺之且行壽知之乃謂太子曰毋行太子不可壽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已死而太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幷殺太

子伋又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壽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語與列女傳大略相同蓋皆本於魯詩惟以伋爲至境而自殺與史記列女傳微異所傳聞異詞耳傳言亂及五世王安人補注以爲五當作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又謂以傳言四馬白旄推之干旄之詩疑卽爲此事而作白旄取易於別識以詩云素絲故知爲白旄浚衞界上邑姜使力士待伋之地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畀與也言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辭也補注語亦有據存之以備一說

報我不遜

爾雅釋訓不遜不蹟也郭璞曰言不循軌迹也

案爾雅釋文不遜古述字又釋言遜述也釋文引孫炎曰遜古述字爾雅以不蹟釋不遜卽訓此詩之報我不述而陸氏不蹟下誤引沔水詩之念彼不蹟非是

喬樅謹案毛傳述循也說文述字亦訓爲循尒疋釋詁遜循也訓義並同故郭注尒疋解不蹟爲不循軌迹也

終風

謔浪笑敖

爾雅釋故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朗也笑

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見詩補

喬樅謹案舍人注蓋皆本於魯訓臧鏞堂云邢疏浪意朗也詩正義朗誤作萌邪戲也舊本上有笑字今按當衍喬樅謂笑字非衍也據邢疏戲笑之貌則邪戲也也字當爲衍文細玩舍人之注疑爾雅本作謔浪笑敖戲笑也故舍人以謔釋作戲謔以戲笑釋爲邪戲謔笑之貌否則既訓謔爲戲謔矣胡又以謔訓作笑貌乎又攷說文謔戲也从言虐聲詩曰善戲謔兮漢書地理志伊其相謔注云戲言也皆不以謔爲笑之貌則舍人注邪戲謔笑之爲連文益明矣今本爾雅及諸所引皆誤笑作謔非也

惠然肯來

爾雅釋言惠順也肓可也郭璞曰詩曰惠然肯來肯今通言補

喬樅謹案釋文肯或作古肓字攷顧野王玉篇肓可也詩曰惠然肓來疑是魯詩文作肓也

不日有曀

王逸楚詞九歎注曀闇昧也詩云不日有曀逢紛篇

曀曀其陰

蔡邕述行賦陰曀曀而不陽補

喬樅謹案韓詩作壹壹天陰塵也文與魯毛並異馬瑞辰曰曀又通翳與曖晏子春秋星之昭昭不若

月之暗暗意林引作黯黯文選注引作曖曖皆當讀爾雅薆
隱之薆薆者翳也翳卽壎也翳壎曖一聲之轉故義同古亦
通用

擊鼓

喬樅謹案史記衛世家莊公卒桓公立弟州吁驕奢桓公絀
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
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
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其言
州吁爲叔段伐鄭事與左傳異疑擊鼓之詩卽爲此而作太
史公用魯詩魯說當然也

擊鼓其鐘

風俗通義六鼓者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鄭皮甲而出故謂
之鼓詩云擊鼓其鐘補

于嗟闊兮

呂覽盡數篇注闊大也遠也闊讀如詩云于嗟闊兮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傳訓遠也釋文云韓詩作闊闊亦遠
也魯詩之文異毛而同於韓錢大昕曰古讀闊如絢闊與洵
音相近胡承珙曰案文選思元賦儵眴眴兮反常閭注引蒼
頡篇云眴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矘矘而喪精張載注云矘
矘目不正也是矘矘卽眴眴洵之爲闊與此同例毛訓洵爲
遠蓋以洵爲闊之假借耳

凱風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亦孝子之詩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

案邠卿說小弁用魯詩此亦魯訓也

凱風自南

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注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凱風自南補邢疏同

高誘呂覽有始篇注離氣所生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補

王逸楚詞遠遊注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母氏聖善

列女傳三詩曰母氏聖善孫叔敖母傳補

莫慰母心

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賜書曰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孔子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者此類是也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補

說苑辨物篇詩曰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說苑雜言篇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補

趙岐孟子章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補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曰厲緜絕以下爲揭緜絕以上爲涉緜帶以上爲厲補

喬樅謹案釋文厲本或作濿攷劉向楚詞九歎離世云櫂舟杭以橫濿兮王逸章句曰濿渡也由帶以上爲濿又遠逝云橫泊羅而下濿子政叔師並用魯詩字同作濿則爾疋厲字亦當從或本作濿爲正又說文水部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砅砅或作濿許所傳詩作砅與魯韓毛文不同疑爲齊詩異文也

包咸論語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補

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故所解與尒疋同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深厲淺揭隨時取義

噰噰鳴雁

爾雅釋故噰噰音聲和也郭璞曰鳥鳴相和邢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噰噰鳴雁補

喬樅謹案鹽鐵論引詩作雍雍鳴鴈桓寬多用齊詩太平御覽及楚詞補注引作噰噰鳴雁皆韓詩也邢疏所引葢本舊

注魯詩之文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際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補

招招舟子

王逸楚詞招魂章句敘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招招爲號召之貌釋文引韓詩云招招聲也叔師之說蓋本魯故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

歙肩雖有犀舟逕檄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

爾雅釋故須待也邶鄘風匏有苦葉云卬須我友 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異於韓毛亦據舊注魯詩之文須須古今字

谷風

習習谷風

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詩正義邶疏同 郭璞曰詩曰習習谷風 補

密勿同心

爾雅釋故黽沒勉也郭璞曰黽沒猶黽勉 補

喬樅謹案邶鄘疏曰黽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

輕重耳邶風谷風曰黽勉同心攷爾雅釋文黽本或作僶說文僶古密字李善文選注傳季友表引韓詩曰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皆以聲轉爲義沒亦重文作沒沒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又轉爲勿勿禮器鄭注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盧注並云勿勿猶勉勉也爾雅多魯詩訓黽沒疑爲魯詩異文卽密勿之通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列女傳二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王氏念孫云古困厄字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富貴而不顧無禮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況於安新忘舊乎晉趙姬補篇

喬樅謹案德音莫違二句又見列女貞順傳四息君夫人篇及節義傳五楚昭越姬篇引詩

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補

爾雅釋草菲芴又曰菲蒠菜某氏曰詩云采葑采菲采菲孫炎曰菲蒠類芴也音物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云某氏注尒疋二處引此詩是菲芴蒠菜爲一物也

行道遲遲

王逸楚詞九歎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惜賢篇

不遠伊爾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篇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義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補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蹙機門內之位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蹙之謂補

喬樅謹案惠氏棟曰蹙通槩卽閫也段氏玉裁曰機門限卽畿也然則畿機古今文之異耳

誰謂荼苦

爾雅釋草荼苦菜樊光注苦菜可食也郭璞注詩曰誰謂荼苦補

喬樅謹案禮記月令孟夏苦菜秀謂此也卽今之苦蕒菜廣雅云蕒蘆也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爲苦蕒是也

燕爾新婚不我屑已

列女傳二詩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益傷之也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補

趙岐孟子章句三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補

喬樅謹案已以古字通用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列女傳八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王陵母傳補

張衡西京賦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篇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補

凡民有喪扶服捄之

漢書谷永疏曰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墮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喬樅謹案扶服毛詩作匍匐箋云言盡力也文與魯異匍匐扶服古以音同通假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廣雅釋詁云匍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則匍匐二字義互相通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與鄭箋義合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陸德明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傳射之折肱扶伏而擊之釋文云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蒲扶服伏亦皆以音同假借馬瑞辰曰服百音亦相近故匍匐又作蒲百秦和鐘銘蒲百四方是也匍匐之合聲爲鞠東方朔七諫塊兮鞠當道是也

宿王逸注匍匐爲鞠是也

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補

說苑至公篇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補

喬樅謹案漢書元帝紀及說苑至公篇兩引詩皆同今詩作匍匐此後人順毛改之元帝從張游卿受魯詩見漢書儒林傳又從高嘉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劉向亦用魯詩所引皆

當與谷永同揚雄長楊賦云扶服蛾伏子雲習魯詩故與谷
永疏引詩文合
我有旨蓄
高誘呂覽仲秋紀注蓄菜乾菹之屬也詩曰我有旨蓄補
既詒我勤
爾雅釋故勤勞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字作肄正義云爾雅或作勤引孫炎注云云
是孫炎以此詩既詒我勤當勤勞之訓也尒疋釋文勤字或
作勤亦作肄爾疋今文之學當作勤後人順毛乃改勤爲肄
耳
式微

列女傳四黎莊夫人者衞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
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
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
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
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夫婦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
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
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
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
人守壹終不肯歸
喬樅謹案毛詩中路作中露序說以爲黎侯寓於衞其臣勸
以歸也義與魯詩別攷焦氏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

邱新臺悔往歎息以旄邱詩爲許嫁不答與魯說相近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補

旄邱

旄邱之葛兮

爾雅釋邱前高旄邱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 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旄邱之葛兮 補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說苑政理篇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補

又修文篇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於物也 補

高誘呂覽直諫篇注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補

喬樅謹案呂覽下賢篇注引詩同

菡萏之子

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鶵鶵郭璞曰鶵鶵猶菡萏詩所謂菡萏之子 補

喬樅謹案菡萏毛詩作流釋文云流本又作鶵景純所引當據舊注魯詩之文尒疋釋文云菡萏詩字如此或作鶵萏後人改耳

簡兮

執轡如組

呂覽先已篇詩曰執轡如組高誘注曰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補

淮南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動於近成文於遠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靈懷篇

喬樅謹案王逸楚詞章句與呂覽說詩及高誘注解意旨相同皆魯詩之義也

左手執籥

趙岐孟子章句二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補

右手秉翟

爾雅釋鳥翟山雉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春秋正義補

隰有萇

爾雅釋草萇蒠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蒠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蒠似地黃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苌傳云大苦字異訓同葢毛魯古今文之異

泉水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傳一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

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補

喬樅謹案式微篇魯詩說不以中路爲邑名則泥中亦非邑名與毛傳說異然則爾雅所釋泥邱當指此詩飲餞之地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可證也毛詩禰釋文云韓詩作坭爾雅泥邱釋文云又作坭坭與泥字通故初學記及白帖引詩竝作泥邱蓋三家皆今文與毛字殊列女傳用魯詩當作飲餞于泥今本作禰者此後人順毛改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白虎通綱紀篇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

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

我思肥泉

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水經注引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肥字或作淝音同肥蓋卽淝之假借攷水經淇水注云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衞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

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郭注意似以舍人說爲長馬瑞辰曰肥泉尒疋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一作異出同流肥爾疋郭注引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釋名亦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皆不釋流字之義是毛公及劉熙郭璞所見爾疋本皆作歸異出同肥其同下並無流字水經注引爾疋歸異出同曰肥是其證此一讀也水經注又引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殷敬順釋文云水所出異爲肥也皆不釋歸字則舍人爾疋本作異出同流肥蓋以歸字屬上句作汧出不流歸與異出同流肥相對成文此又一讀也今本爾疋既從郭本以歸字屬下讀又誤從舍人本多流字遂作歸異出同流肥矣肥之爲言腓也易咸其腓荀本作肥非分聲之轉周官注匪分也肥之義蓋取於分釋名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列子釋文云所出異爲肥是知二讀義雖相反其名爲肥者特以歸異及異出爲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爲義也又按爾疋濛大出尾下而水經河水注濛水引呂忱曰尒疋異出同流爲濛水是呂忱所見爾疋本作異出同流濛釋文亦云濛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爲允爾疋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濛也爾疋古本當作汧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濛其大出尾下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

方然泉源是歸終入於衛女子有行遠與衛決又泉水之不
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嵫彼泉水末章我思肥泉
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北門
潛夫論讚學篇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
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邶盖志所專昭其重也
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補
憂心殷殷
爾雅釋訓殷殷憂也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詩云憂心殷殷怨思篇
潛夫論交際篇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譴於妻子

外蒙譏於士夫補
蔡邕述行賦感憂心之殷殷又九惟文曰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揚雄逐貧賦終窶且貧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潛夫論論榮篇夫令譽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
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補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天實爲之
新序節士篇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補
喬樅謹案天實爲之二句又見新序七申徒狄章引詩補

室人交徧適我

趙岐孟子章句七適過也詩曰室人交徧適我 補

喬樅謹案適毛詩作謫傳云謫責也謫與適通方言云謫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謫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不相謫發釋文云謫謂責其過也邠卿所引是據魯詩之文

北風

張衡西京賦樂北風之同車

案據平子語則魯詩不以北風爲刺虐也

其虛其徐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

毛詩正義郭璞曰雍容都雅之貌 補

喬樅謹案毛詩徐作邹鄭箋云邹讀如徐此用魯詩改毛馬瑞辰曰按虛者舒之同音假借邹者徐之同音假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韻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正以虛徐爲徐虛徐卽舒徐也毛傳虛虛也當从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例不改字知虛爲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釋虛徐爲謙虛閑徐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傳六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莊姪篇 補

喬樅謹案雨雪霏霏句上霏字毛詩作其與魯文異攷廣雅

霏霏雪也正釋魯詩雨雪霏霏之訓霏又與霢通漢書揚雄傳雲霢霂而來迎顏師古注云霢古霏字是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說苑辨物篇賢者精化塡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補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姝好也从女朱聲婑好也从女殳聲詩曰靜女其婑又衣部袾好佳也从衣朱聲詩曰靜女其袾袾與姝同音婑並與姝同義皆据三家之異文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婑同充朱反字林袾好貌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閒謂好曰姝袾字則姝之假借耳俟我乎城隅毛詩乎字作於

爾雅釋言愛隱也郭璞曰見詩補

郭璞方言注愛謂蔽愛也詩曰愛而不見補

喬樅謹案愛毛詩作愛此所引詩蓋据爾疋舊注魯詩之文

觀釋言注云見詩可驗矣楚詞離騷云眾愛然而蔽之愛而猶愛然也又說文僾仿佛也引詩僾而不見文與毛魯異禮記祭義疏亦引詩僾而不見合於說文然則許氏所引是齊詩之文也愛僾字通愛者古文之假借說苑引作愛此後人從毛改之耳

詒我彤管

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
新臺
籧篨不腆
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孫炎曰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補
喬樅謹案毛詩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正義曰殄腆古今字之異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作腆字故鄭讀從之
嫵婉之求
張衡西京賦從嫵婉辭綜注嫵婉美好之貌
喬樅謹案此與韓詩訓合是魯韓同義毛詩嫵字作燕古文之假借
得此戚施
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舍人曰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曰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曰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補
論衡累害篇戚施彌妬籧篨多佞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引辭君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韓詩以戚施爲物名與魯詩義異物之醜惡者爲戚施猶方言簞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也淮南修務訓云唫喉膠哆噣

籧篨戚施蘧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催也高誘注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是也惟王充論衡言籧篨多佞戚施彌妬語與爾雅正合蓋韓詩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貌而魯詩則直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行耳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固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又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喬樅謹案水經河水注云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宣公使伋於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矣其述伋壽事與史記說苑並同

史記衞世家贊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補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九終
長沙王賓善化劉鐸校